燕集
燕岩 四

熱河日記目錄

關內程史

燕岩集

熱河日記四

關內程史起庚子止庚戌凡十一日自山海關內至皇京共六百四十里

聖上四年庚子淸乾隆四十五年秋七月二十四日庚子晴是日處暑自紅花鋪至范家庄二十里中火范家庄至湯河堤三里大理營七里王家嶺三里鳳凰店二里望河店八里深河驛五里高鋪臺八里王家鋪二里馬棚鋪七里榆關三里共四十八里是日通行六十八里宿榆關或稱渝關今臨渝縣關內風氣絶異關東山川明媚曲曲堪畫自紅花鋪始有墩臺五里一墩或十里一墩制皆正方高五丈上置屋三間傍

竪三丈旗竿臺下置屋五間墻上列兵弓鞬矢服嘌鎗火砲屋前列挿刀鎗鈀戟凡擧燧望烟事目列書貼壁

二十五日辛丑晴自榆關至滎家庄三里上白石舖二里下白石舖三里吳家塋三里撫寧縣九里羊膓河二里午哩舖三里蘆家庄二里時哩舖三里蘆峰口五里茶棚庵五里飲馬河三里背陰堡三里共四十六里中火自背陰堡至雙望店八里要站五里撻子營三里部落嶺六里盧龍塞三里驢槽十三里漏澤園三里永平府二里共四十三里是日通行八十九里宿永平府行過撫寧縣山川斷盇開朗城裡街

坊家、金扁玉音牌樓處、輝映路右一門下副三
房下隷持轎留也乃徐進士鶴年家也副使書狀方
在此觀玩云余遂下馬進去其家舍僭侈瓌玩瑰奇
誠如前聞鶴年十數年前殁而有兩子長若芬次若
信若信頗有文筆送八四庫全書繕寫之役方在皇
京獨有若芬在家文筆極短滿堂刻揭果親王阿克
敦于敵中鄂尔泰皇三子皇五子詩俱以興京祭官
道出此中多歷宿留詩而去于敏中阿克敦俱稱海
內名筆而視果親王不啻與下其寢室楣上刻揭白
下尹判書厚七絕一首尹外楣上刻揭曹恭判命來
次尹詩尹公我東名筆也一點一畫無非古法而天

才華娟如雲行水流穠纖間出肥瘦相稱而今在諸筆不無間然者何也大抵我東習字者未見古人墨蹟平生所臨只是金石金石但可想像古人典刑而其筆墨之間無限神情已屬先天雖能髣髴體勢而觔骨强弱都無筆意濃爲墨猪焦爲枯藤此無他石刻鐵畫習與性成又紙筆尤異中国古稱高麗白硾紙狼尾筆特為異邦故宗而名之非為其能佳於書畫也紙以洽受墨先善容筆態爲貴不必以堅靭不裂為德徐渭謂高麗紙不宜畫惟錢厚者稍佳其不見可如此不硾則毛荒難寫搗練則紙面大硬滑不留筆堅不受墨所以紙不如中國也筆以柔婉調劑

隨腕同力為良不可以勁剛尖銳為賢所以中国良筆必稱湖州皆用羊毫不雜他毛羊化他毛取柔取柔故不禿入紙則美墨隨意如孝子之先意承奉所謂狼尾毛為訛謬吾不識狼為何獸又安得其尾哉此禮鼠俗名擴去其犬傍且省广頭所謂黃筆是也常倉強悍怒磔之意如恣意東西之頑童所以筆不如中國也紙筆既如此乃研安東馬肝之石磨海州厚潑之墨臨羲之筆陣之序三過折筆瘦骨犖确董習白紛亦復何哉其後堂僻靜瀟灑頓忘塵囂有降真香卧榻、上所鋪有非匹夫可居架上所置書典錦卷玉軸秩然排揷兩房裡將開堂乱抽環立爭展

如觀朝報如度匹練霞搨摧拉飛騰果敢有崩城陷陣斬將搴旗之勢加以心忙意促難竟其長則悔其始展反咎匠手曰似此長軸用之何處不可作屏風不可作簇子或曰吾不識亞、則莫如硃紅烏桓玄之不設寒具儘是名士西壁下忽聞介馬金鼓之聲大驚回顧乃群閱鼎彝尊畫也余不勝惶恐忙步出門共上下家皆為金字扁額獨與張福歷入諸家而皆無主人轉至一宅墻下有數十竿紫竹當階一樹碧梧桐梧桐西畔有數畝方塘環池為白玉石欄干池中有五六柄蓮房欄邊有三個鵝雛堂中緗簾垂地簾內衆人喧笑余追至池邊暫倚欄干而立堂中

寂然屏息隱映從簾隙偷看余俳佪連向堂裡謦咳俄有一小童遽從堂後而來進立作揖高聲曰你老來此做甚麽張福曰你們大主人那裡坐地何不接應了遠客小童曰俄刻家父與舍親李公同去高麗人處要訪貴國太醫官未回余曰你家尋醫時想應宅裡有患我是太醫官既為到此不妨診視更有真真清心元備此刻去尋你父公回家小童更不答應張衣驅鵝雛入籠取欄邊釣竿鉤引池中敗葉軒軒作傘而去簾內人影可揣有七八人啾啾密語復有掩口忍笑之聲俳佪久之遂轉身出門顧視張福共鬟下黑子近日稍大與趙主簿(明會)聯轡行為語攄

寧風俗不佳趙曰撫寧人方以朝鮮人為苦害徐鶴年性本喜客初逢白下尹公開襟款接多出所有書畫以示之自此撫寧縣徐進士之名膾炙東韓每歲使行必為歷訪遂成舊例然其寔邑中他家多勝徐宅主人喜客遍是鶴年特尹公偶先見此有非東國宰相所可比擬則津津艷稱是後譯輩因以徐宅為歸者不欲更煩他家添一事役也我使傔帶數十雖數丈門戶出入之際必齊聲警上一擁陞堂不識退待者以其無板廳故也其所接待浸不如初及鶴年歿而諸子尤苦東害每值我使屏蔽器玩略擺樸頑下劣之品以存舊規而已今其隣舍避匿盖以徐家

為戒也相與大笑尹公之還以蠻技胡離遭彈盖指
此詩也言之無倫若是哉幽冀山勢扶輿磅礴太行
西來環擁燕都醫巫東馳以作後鎮龍飛鳳舞至於
角山而大斷為山海關入關以來諸山益既大漠麁
壯之氣向南開面清秀明嫩至昌黎諸濱海之縣山
氣尤佳禹貢碣石近在縣西二十里曹操詩東臨碣
石以觀滄海者是也昌黎縣有韓文公廟又有韓湘
廟唐書本傳公為鄧州南陽人廣輿記以為昌黎人
宋元豐間封公為昌黎伯及元至元時始立廟於此
有文公塑像云吾平生夢想文公遂遍約諸人為伴
遊計而無肯行者盖迂行二十里也有難獨往可歎

行歷東岳廟庭有五碑殿上金字題曰東岳大帝殿中坐二位金神皆瑞拱鑾笏後殿制如前殿坐三位女像補娘〻廟而皆頭戴冕旒到永平府城外長河抱城遠迤地形甚似平壤而昭曠倍之而但無大同清江耳世傳金學士黄元登浮碧樓得句曰長城一面溶〻水大野東頭點〻山因苦吟意涸痛哭下樓說者謂平壤之勝兩句盡之千載無更添一句者余常以此謂非佳句溶〻非大江之勢東頭點〻之山遠不過四十里耳烏得稱大野於今以此句爲練光亭柱聯若勅使登亭一覽則必笑大野二字今永平城樓可謂大野東頭點〻山或曰永平亦箕子封地非

也永平即漢之右北平唐之盧龍塞昔之窮邊而自
遼金以來久作畿輔之地廬舍市鋪繁富倍他進士
牌額比撫寧尤盛府前韓門題曰古之右北平路淺
與鄭進士開行偶入一宅方張燈劇高麗進貢為沿
路店壁多帖此畫而皆劣畫鹿揭說怪可笑紅袍者
書狀也（數十年前堂下官着紅花今變綠）黑笠者譯官也貌似優婆
塞口含烟竹者前排裨將也卷鬚環眼者軍牢也今
此所刻尤為鹿惡面目盡似猿猴堂中共有三人而
無可語者桌上硯屏高二尺餘廣一尺餘花斑石鑲
畫江山樹木樓臺人物各旋石紋天然為影徵妙入
神以降真香為跗立之硯北有蘇州人胡應權持一

畫帖而来帖衣胡州墨鮮成堆破敗荒陋不直一錢第觀胡生舉措真若絶世寶奇間屬華踣開掩惟謹而鄭君眼昏兩手牢執翻閱之際疾若風雨胡生頻呻不寧鄭君竟卷書然擲地曰謙齋玄齋乃胡人之号也余笑應曰不見是畵問胡生曰足下得此何處曰晡刻責国金相公来弊舖賣此金相公老宗人與俺情同嫡親兄弟俺以三兩五分紋銀収買改裝時直不下七兩但無畵者款識願得老爺一一認題因自懐中出硃碇一笏為幣懇求畵者小傳主人亦設酒果大約我國書畵器什無年号又不肯書名字詩軸所題多是江湖散人而不識何代何地何姓何人

今此卷中雖有二字別號依俙不辨為誰其則鄭君之以議玄為胡人無足怪也鄭君漢語甚艱且齒豁偏嗜炒卯入柵以後所肄漢語只是炒卯猶患出口齟齬入耳聽瑩故到處向人輒呼炒卯二字以試其舌頭利澁因此號鄭為炒卯公（我東優戲為假面小僧亂方音與炒卯相似）主人即去為炒一盤而來迹涉討食相與大笑備說其由欲贈其價主人大慚曰此非酒飯店頗有怒色余遂略按畫傍別號錄其姓名以謝之

洌上畫譜

二鳥和鳴畫冲菴（金淨字元冲明嘉靖時人）

寒林臥牛圖 金埴

石上焚香圖 李慶胤 鶴林正

綠竹圖離隱 李霆字仲奭石陽正鶴林子也

黑竹圖 上仝

蘆鴈圖 李澄字子涵號虛舟齋鶴林子

老仙結替圖蓮潭 金明國明天啓間人

烟江曉天圖

臨紙寫字圖恭齋 尹斗緖字孝彥康熙中人

春山登臨圖謙齋 鄭歚字元伯康熙乾隆間人年八十餘眼料穀重鏡燭下作細畫不錯毫髮

山水圖 四幅謙齋

四時圖 八幅漁齋

大隱岩圖 簡齋以上並有鄭歛元伯小印

扶杖臨水圖 宗甫 趙榮祏字宗甫號觀我齋康熙乾隆間人也

渡頭喚舟圖 真宰 金允謙字克讓康熙乾隆間人也

金剛山圖 玄齋 沈師正字頤叔康熙乾隆間人

草虫花馬圖 八幅玄齋並有姓名字私印玄齋小印

深樹老屋圖 駱西 尹德熙字敬伯恭齋子也

白馬圖

羣馬圖

八駿圖

春池洗馬圖

刷馬圖 以上並有駱西姓名私印及駱西小印

霧中睡竹畫畝雲 柳德章有畝雲私印

雪竹畫 有畝雲字並有畝雲印

劍仙畫麟祥 李麟祥字元靈號凌壺觀有姓名印

松石畫元靈 有麟祥印已未三月三日小識

蘭竹畫豹菴 姜世晃字光之有豹菴光之印

墨竹畫 上仝

秋江晩泛畫烟客 許佖字汝正有烟客小印

二十六日壬寅晴午後大風雷雨卽止自永平府至青龍河一里南塘庄二里鴨子河七里范家店三里灤河二里夷齊廟一里共十六里中火自夷齊廟至望夫臺五里安河店八里赤紅舖七里野鷄坨五里

沙河堡八里棗庄十里沙河驛二里共四十五里是日通行六十一里宿驛城外朝發永平府朝氣微凉城外臨水開市百貨塡咽車馬縱橫自入市中買兩個蘋果傍有擔籠者開籠出水晶盒五個各貯一蛇蛇皆盤結正中出頭如鼎蓋之有鈕兩目光瑩烏蛇一白蛇一綠蛇二赤蛇一皆從盒外透看而難辨其蠢活問之則所對模糊大抵用之惡瘡則有奇效云又有美鼠弄兎弄熊諸戲皆丐子也熊大如狗舞鈕舞鎗人立而行拜跪叩頭隨人指使而形甚醜惡其跷捷亦不能如猿兎鼠之戲左巧曲解人意而行忙不得詳觀道士二人道童一人行乞于市雲霞冠帶

眉目雅麗而手搖鈴杵口誦咒蘇擧止怪妄人見之
問三女方東裝跑馬舟渡青龍河濼河別有夷齊廟
記濼河泛舟記孤竹城記自夷齊廟先發未及野鷄
坨毀里天氣暴烘無一點氛埃與盧鄭周下後先行
語手背忽落一鍾冷水心骨俱凄四顧無潑水者又
有拳大水塊下打昌大帽簷其殼宕又墮盧笠皆撞
頭視天日傍有片雲小如碁子殷、作碾磨聲俄傾
四面野際各起小雲如烏頭其色甚毒日傍黑雲已
掩半輪一条白光閃過柳樹少焉日隱雲中雲中迭
響如推碁局如裂帛萬柳沉、葉、蒙電一齊促鞭
而行背後萬車爭驅山狂野顛樹怒木酗洪者手脚

忙乱急出油具堅不脫袋雨師風伯雷公電母横馳
並驚不辨咫尺馬皆股栗人皆氣急遂聚馬首環圍
而立從者皆匿面馬鬣下時於電光中見盧君寒戰
搐搦緊閉兩目氣息將絶少焉風雨小歇〻〻相視
皆無人色始見兩沿廬舍不過五六十步而方其雨
時不知避焉諸人曰差遲半刻則幾乎窒死遂入店
中小憩雨快霽風日清麗小飲即發路值副使問避
雨何處副使曰轎窓爲風所落雨脚横打無異露立
雨點之大幾如酒鉢大國雨點亦可畏也余謂季涵
曰吾今日益不信史傳也鄭進士鞭馬出前而問曰
何謂也余曰項羽暗啞叱咤何如雷霆之聲史記言

赤泉侯人馬辟易數里此妄也項羽雖瞋目不如電光則呂馬童墮馬乇非傳信皆大笑

夷齊廟記

灤河之上有小阜曰首陽山山之北有小郭曰孤竹城〻門之題曰賢人舊里門之右碑曰孝子忠臣左碑曰至今稱聖廟門有碑曰天地綱常門之南有碑曰古今師表門上有扁曰上古逸民門內有三碑庭中有二碑階上左右有四碑皆明清御製也庭有古松數十株繚階白石欄中有大殿曰古賢人殿〻中衮冕正圭而立者伯夷叔齊也殿門題曰百世之師殿內大書萬世標準者康熙帝筆也又曰倫常師範

者雍正帝筆也殿中寶瓷多萬曆時物也柱聯曰求仁得仁萬古淸風孤竹國以暴易暴千秋高節首陽山中庭有兩門東曰廉頑西曰立懦有兩小門左曰豈薦右曰齊明出其門有堂曰揖遜有碑乃成化中所建也碑後有臺曰淸風有兩門一題曰高蹈風塵一題曰大觀衆宇臺上有閣曰在水之湄柱聯曰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淸又曰佳水佳山孤竹國難兄難弟古聖人臺上有兩門一題曰百代山斗一題曰萬古雲霄 皇明憲宗純皇帝時贈伯夷曰昭義淸惠公贈叔齊曰崇讓仁惠公中國之稱首陽山有五處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有山曰首陽或云

在隴西或云在洛陽東北又偃師西北有夷齊廟或云遼陽有首陽山雜出於傳記而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我國海州亦有首陽山以祠夷齊而天下之所不識也余謂箕子東出朝鮮者不欲居周五服之內而伯夷義不食周粟則或隨箕子而來箕子都平壤夷齊居海州歟我東野言稱大連小連海州人此何所效焉門墻列刻唐宋歷代致祭之文廟之在永平久矣或曰洪武初移建于府城東北阿景泰時復建于此云有行宮制如姜女北鎮諸宮而守者禁之不可見矣

灤河泛舟記

灤河出長城北開平東南流經遷安縣界至盧龍塞
合漆河又南至樂亭縣入于海遼東西以河名者皆
蜀獨灤河至孤竹祠下渟滀為湖其色如鏡孤竹城
在永平府南十餘里後漢郡國志曰右北平令支有
孤竹城注曰伯夷叔齊本國也河之南岸削壁斗起
其上有清風樓〻下河水益清河中有小嶼〻中疊
石如屏〻前有孤竹君之祠泛舟祠下水明沙白野
闊樹遠臨河數十戶皆寫影湖中漁艇三四方設網
祠下溯河而上中流有五六丈石峯名砥柱奇岩怪
石環柱攢立鵁鶄鸂鶒數十羣列坐沙中方刷羽同
舟者顧而樂之曰江山如畫余曰君不知江山亦不

知畫圖江山出於畫圖乎畫圖出於江山乎故凡言似如類肖若者諭同之辭也然而以似諭似者似〻而非似也昔人稱江瑤柱似荔枝西湖似西子有愿人者復曰淡菜似龍眼錢塘似飛燕何如尔哉

射虎石記

永平府南行數十里斷隴露石睨而視之其色白其下有碑曰漢飛將軍射虎處淸乾隆四十五年秋七月二十六日朝鮮人朴〻觀

二十七日癸卯晴朝乍凉午極熱自沙河驛至紅廟五里馬鋪營五里七家嶺五里新店鋪五里乾草河五里王家店五里張家庄五里蓮花池十里榛子店

五里共五十里中火自榛子店至煙墩山十里白州窪六里鐵城坎四里牛欄山鋪四里板橋六里豐潤縣二十里共五十里是日通行百里宿豐潤城外昨日夷齊廟中火時爲供薇鷄之蒸味甚佳沿道失口耆久矣忽逢佳味欣然適口爲之一飽不識其舊例也路值急雨外寒內壅所食未化滯在胸間一噫則薇臭斷喉遂服薑茶中猶未平問方秋非時廚房薇蕨何從生得左右曰夷齊廟例爲中火站必供薇蕨無論四時廚房自我國持乾薇而來至此爲羹以供一行此故事也十數年前乾糧廳忘未持來至此闕供其時乾糧官爲書狀所捉臨問痛哭曰伯夷叔齊伯

夷叔齊與我何讐與我何讐以小人恩見薇蕨不如魚肉聞伯夷等採薇而食乃餓死云薇蕨真殺人之毒物也諸人者皆大笑太輝者盧恭奉馬頭也初行為人輕妄行過棗庄棗樹為風雨所折倒垂墻外太輝摘啖其青棗腹痛暴泄不止方虛煩悶渴及聞薇毒殺人乃大報號慟曰伯夷熟菜殺人伯夷熟菜殺人叔齊與熟菜音相近一堂哄笑余居白門時為崇禎紀元後一百三十七年三周甲申也三月十九日乃懷宗烈皇帝殉社之日鄉先生與同閈冠童數十人詣城西宋氏之眺屋拜尤菴宋先生之遺像出貂裘撫之懍慨有流涕者還至城下搤腕西向而呼曰胡

鄉先生為蒢酬設薇蕨之菜時禁酒以蜜水代酒盛亞鼇盆、之款識曰　大明成化年製蒢酬者必俯首視盆中為不忘春秋之義也遂相與賦詩一童子題之曰武王若啟崩千載為紂賊望乃扶夷去何不為護逆今日春秋義胡者為胡賊坐者皆大笑鄉先生憮然為間曰兒不可使不早讀春秋惟其不早辨故乃為此怪談也可賦即景又有一童子題之曰採薇不真能伯夷終餓死蜜水甘過酒飲此亡則究鄉先生皺眉曰又一怪談一坐皆大笑至今已十七年遺老盡矣復以伯夷之薇致此紛紜異鄉風燈為記故事因失睡曉發路逢喪車柩上置白雄鷄、搏翼

而鳴連達喪車皆置鷄以導魂云道傍有池方數百
畝蓮花已落居人各乘小艇採藻芡蘋藕之物有驅
豬數千頭而去者其驅策之法如牧馬牛百餘里間
連抱柳樹拔倒無數為昨日風雨所拔也行至橋子
店此店素号畜娼康熙嵗禁天下娼妓如揚子江拔
橋等處娼樓妓館鞠為茂艸獨此不絶種胤之養閑
的略有首而又會彈吹弄鳳與象三進入後堂見余
微笑而去余亦會其意遂潛躡其後從戶隙窺之象
三已摟抱一女而坐盖有病而也有兩少年對椅彈
琵琶又有一女對椅口橫鳳笛鳳咮御金環〻垂紅
色流蘇弄鳳立椅下手拊流蘇又有一女捲簾而出

手持檀板扶再鳳請坐再鳳不應簾裡有一老漢披簾而立向再鳳道好余遂一聲大咳而嘻堂中皆大驚象三再鳳相視而笑即起出戸迎余入着余闕戸道好老漢及兩少年齊起含笑答好三個養閒的皆稱千福再鳳指黃襖赤袴女曰彼名柳絲丶丙申年過此時年廿四一色今五年之間顏色頓改無可觀象三曰柳絲丶檀名自十四歲能唱指黑衣朱袴女曰彼名么青年今廿五自昨年來此山東女子也余指黑衣綠袴最少者象三曰彼則初見不知其名字年齒三妓雖無十分姿色大約唐畫美人畵中所見也老漢乃館主兩少年皆山東客商余目象三請其彈

吹象三向少年云、一少年唱獨厶青扣檀板和鼓
同唱他妓皆停吹側耳而聽之一少年移坐謂余曰
會否余曰不知少年書示曰此詞曲噯做鷄生艸其
詞曰前朝出于英雄将桃園結義劉関張他三人請
了君師諸葛亮火焼新野博望屯炮打上陽城惡老
天既生瑜又生亮少年頗解文字而兩目可惜自言
身是新城人姓王名龍標余問君豈非王西樵士禄
先生後孫否答曰否也俺是民家做賣買少年又唱
一詞諸妓或鼓檀板或弾琵琶或吹鳳笛以和之王
龍標問曰公子會否余曰不會也此名何詞龍標書
示曰此曲噯做踏莎行其詞曰日月隙駒塵埃野馬

東流不盡江河瀉向東爭奪名利人百年幾個長存
者柳絲ゝ繼唱曰漁樵冷話是非不在春秋下自斟
自飲自長吟不須贊歎知音寡其聲淒絕黯然銷魂
真是梁塵自飄象三復請續唱絲ゝ流眼曰賣菜乎
求益也其少年自鼓琵琶勸絲ゝ續唱其音尤宛轉
窈娜龍標又書曰此曲西江月詞曰蟪蛄匆ゝ甲子
蚊蛾擾ゝ山河疾風暴雨夜來過轉眼都無一個么
青繼唱曰且盡尊中美酒閒聽月下高歌功名富貴
竟如何莫問收場結果音聲頗厲不如絲ゝ幽怨余
即起身出弄鳳亦隨起弄鳳言象三給館主銀二兩
大口魚一尾扇一柄云尋息菴所觀季文蘭題詩而

不可見矣沿路數千里聞婦女語音盡是燕鶯絶不聞麁厲之聲所謂不識佳人何處在滿簾疑是畫眉聲常欲一聽其嬌唱今其所唱詞曲雖有文理旣不辨其聲音又不識其腔調反不如未聞時爲有餘韻夕抵豐潤城下主家後門臨濠而開門前數株弱柳正使丁酉春使還時嘗宿此家與書狀申李仲坐柳下穩談云下轎卽命設席于後門外因與諸裨小酌濠廣十餘步柳樹陰濃密地蘸波城上有三層高樓縹渺雲霄遂與諸人同入城登覽樓名文昌爲祠文昌星君云路逢楚人林皐同往胡迥恒宅張燈觀次俗所書楹官詩約飯後更來問開城否答云卽開未

消半更旋開飯後持燈更往城門不開我人蓬頭不
笠填咽來往索馬料柴州胡林兩人欣然出迎堂中
已設酒果問李烟菴朴楚亭安好余答皆安林生稱
朴李清曠高妙之士余曰是皆吾之門生雕蟲小技
安足道哉林生曰相門出相將門出將果非虛語也
烟楚兩人於戊戌皇太后進香時過此一宿而去云
林胡開誠欵接而全之文翰胡生面貌不雅多市井
氣林生長髯休休有長者風但酬酢之際不離賣買
胡生為贈松下仙人畵林生亦贈華扇一柄各以一
扇一丸答之略飲數盃共一對玻璃燈頗佳值夜不
得觀他器玩余即辭退約以回還更訪林生隔門送

別頻有帳鈌之意歸寓出胡生所饋鬪薑菊茶橘餅
使張福爛煎和燒酒數盃而飲其味絶佳城外有四
聖廟瓮城内有白衣菴正街上有二牌樓譙樓坐関
公塑像
二十八日甲辰朝晴午後風雷大作而勢不如野鷄
坨所值自豊閏曉發至高麗堡十里沙河鋪十里越
家庄二里蔣家庄一里還香河一里一名漁河橋閔
家鋪一里盧姑庄四里李家庄三里沙流河八里中
火共四十里又自沙流河至亮水橋十里良家庄五
里廿里鋪五里十五里屯五里東八里鋪七里龍泣
菴一里玉田縣七里共四十里是日通行八十里宿

玉田城外玉田古稱幽州古無終國召公所封地正義言召公初封無終後徙薊詩序曰扶風雍縣南有召公亭即召公采邑未知孰是行至高麗堡廬舍皆茅茨最寒儉不問可知為高麗堡也丁丑被擄人自成一村關東千餘里無水田而獨此地水種其餅飴之物多本國風古時使价之來下隸所沽酒食或不收其值婦女亦不回避語到故國多有流涕者朝卒輩因以為利多白喫酒食或別討毳服主人以本國舊誼不甚防閑則乘閒偷竊以此益厭我人每值使行則閉藏酒食不肯賣買懇要然後乃賣而必討厚價或先捧其價朝卒必百計欺詐以為雪憤互相乖

噭視若深讐過此時必齊聲大罵曰你是高麗子孫
你之祖公來了何不出拜堡人亦大罵我人反以此
堡風俗爲極悪足爲寒心路逢急雨避雨入一舖中
舖中進茶善待雨久不止雷霆亦壯舖之前堂頗廣
中庭百餘步前堂婦女老少五人方染紅扇晒簷下
刷駈一人赤身突入頭上只覆破敗氊笠腰下壓掩
一片布幅非人非鬼貌樣凶悪堂中婦女哄堂喝啾
拋紅都走舖主傾身視之而發赤氣一躍下椅奮臂
出去一掌批頰刷駈曰吾馬方虛氣要賣麥屑你何
故打人舖主曰你們不識禮義豈可赤身唐突刷駈
走出門外舖主憤猶未止冒雨疾追刷駈轉身大罵

挫肯一撲鋪主翻橫泥中乃復一脚踏脳而走鋪主
動轉不得宛其死矣久而起立肩疼蹒跚而行渾身
黄泥無所發怒還入鋪中怒目視余口雖無報頭勢
不好余視益下而色益莊凛然爲不可犯之形久後
和顔謂鋪主曰小人無禮甚是衝撞毋休掛意鋪主
四怒作笑曰慚愧老爺休題兩勢益猛久坐殊欝鋪
主走入前堂搜着新衣携八九歲女子而出囑女叩
頭女之面貌悍悪鋪主笑曰此俺第三女俺無有男
子見老爺寛厚長者情願以此女拜老爺認爲義父
余笑曰深感主人厚義然此事還有不然者俺外國
人此次一去不可復来造次結縁他日相思之苦還

是亮業舖主堅要認為義女余牢辭若一認義則回還時必以京貨給與作為情禮此馬頭輩例事云可苦且可笑也而少霽凉風乍動遂起出門舖主臨門揖別頗有惆悵之意遂解給一丸淸心舖主再三稱謝女子足穿烏靴蓋旗下也行至能泣菴〻前大樹下十餘閒僕納凉有耍兒者又有彈吹方廣西遊記夕抵玉田縣有無終山或云燕昭王墓在此入城裡焉開玩一舖中方唱笙歌遂與鄭進士壽毅入觀廊廡下列坐五六少年或吹笙簧或彈絃子轉入堂中有一人端坐椅上見客起揖容貌頗雅年可五十餘鬚鬚斑白以名帖示之點頭而已問其姓名不應四壁

遍揭名人書畫主人起開小龕、中坐拳大玉佛、後掛小幛畫觀音像題泰昌元年春三月滁陽邱璟寫主人焚香佛前叩頭起掩龕扉還就椅書其姓名曰沈由朋蘇州人字英霞號巨川年四十六簡默整暇余辭起方出戶卓上有鑄銅為鹿青翠入骨高一尺餘又數尺研屏畫菊外傅玻璃制甚奇巧西墻下置碧色花尊插一枝碧桃坐一黑色大蝴蝶初謂假造細玩則乳金石翠果是真蝶腥脚花上枯已久矣壁上懸一篇奇文鸞紙細書為格子塗之橫竟一壁筆又精工就壁一讀可謂絶世奇文余因還座問壁上所揭誰人作所主人曰不知誰人所作也鄭君問

此似是近世文無乃主人先生所題耶沈由朋曰主人不解文字既無作者姓名不知有漢何論魏晋余曰然則何從得此沈曰曩於薊州市日收買余曰可許謄去否沈首肯曰不妨約持紙更來飯後與鄭君更往堂中已點兩燭矣余就壁欲解下格子沈招侍者捧下余復問先生所作否沈掉頭曰有如明燭俺長齋奉佛懺誠諱妄余囑鄭君自中間起筆余從頭寫下沈問先生謄此何為余曰歸令國人一讀當捧腹軒渠嘔噦絕倒噴飯如飛蝗絕纓如拉朽及還寓點燈閱視鄭之所謄無數誤書漏落字句全不成文理故略以己意點綴為篇焉

○乕叱

乕睿聖文武慈孝智仁雄勇壯猛天下無敵然狒胃食乕竹牛食乕駮食乕五色獅子食乕於巨木之岫玆白食乕䶂犬飛食乕豹黃要取乕豹心而食之猾無骨爲乕豹所呑內食乕豹之肝酋耳遇乕則裂而啖之乕遇猛㺎則閉目而不敢視人不畏猛㺎而畏乕、之威其嚴乎乕食狗則醉食人則神乕一食人其倀爲屈閣在乕之腋導乕入厨舐其鼎則主人思饑命妻夜炊乕再食人其倀爲彝兀在乕之輔升高視虞若谷穽弩先行釋機乕三食人其倀爲鬻渾在乕之顋多賢其所識朋友

之名帝詔倀曰日之將夕于何取食屈閣曰我昔
占之匪角匪羽黔首之物雪中有跡彳亍踈武瞎
尾在腦莫掩其尻夔兀曰東門有食其名曰醫口
舍百艸肌肉馨香西門有食其名曰巫求媚百神
日沐齋潔請為擇肉於此二者帝奮髯作色曰醫
者疑也以其所疑而試諸人歲所殺常數萬巫者
誣也誣神以惑民歲所殺常數萬衆怨入骨化為
金蠶毒不可食鬻渾曰有肉在林仁肝義膽抱忠
懷潔戴樂履禮口誦百家之言心通萬物之理名
曰碩德之儒背盎體胖五味俱存帝軒眉垂涎仰
天而笑曰朕聞如何倀交薦帝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儒貫之五行相生六氣相亘儒導之食之義者
無大於此扁愀然變色易容而不悅曰陰陽者一
氣之消息也而兩之其內雜也五行定位未始相
生乃今強爲子母分配鹹酸其味未純也六氣自
行不待宣導乃今妄稱財相私顯己功其爲食也
無其硬強滯逆而不順化乎鄭之邑有不屑管之
士曰北郭先生行年四十手自校書者萬卷數行
九經之義更著書一萬五千卷天子嘉其義諸侯
慕其名邑之東有義而早寡者曰東里子天子嘉
其節諸侯慕其賢環其邑號里而封之曰東里寡
婦之間東里子善守寡然有子五人各有其姓五

子相謂曰水北鷄鳴水南明星室中有殺何其逕似北郭先生也兄弟五人迭窺戶隙東里子請於北郭先生曰久慕先生之德今夜願聞先生讀書之聲北郭先生整襟危坐而為詩曰鴛鴦在屏耿耿流螢維鬵維錡云誰之型興也五子相謂曰禮不入寡婦之門北郭先生賢者也吾聞鄭之城門壞而有狐穴焉吾聞狐老千年能幻而像人是其像北郭先生乎相與謀曰吾聞得狐之冠者家致千金之富得狐之履者能匿影於白日得狐之尾者善美而人悅之何不殺是狐而分之於是五子共圍而擊之北郭先生大驚遁逃恐人之識己也

以股加頸鬼舞鬼哭出門而跪乃淵野窖穢滿其
中攀援出首而望有帥當徑帥顰蹙嘔哇掩鼻左
首而噫曰儒句臭矣北郭先生頓首匍匐而前三
拜以跪仰首而言曰帥之德其至矣乎大人效其
變帝王學其步人子法其孝將帥取其威名並神
龍一風一雲下土賤臣敢在下風帥叱曰毋近前
囊也吾聞之儒者諛也果然汝平居集天下之惡
名妄加諸我今也急而面諛將誰信之耶夫天下
之理一也帥誠惡也人性亦惡也人性善則帥之
性亦善也汝千言萬語不離五常戒之勸之恒在
四綱然都邑之間無鼻無趾文面而行者皆不遜

五品之人也然而徽墨斧鉅日不暇給莫能止其
悪為而鼠之家自無是刑由是觀之鼠之性不亦
賢扵人乎鼠不食草木不食蟲魚不嗜麴蘗悖乱
之物不忍字伏細瑣之物入山獵麝鹿在野畋馬
牛未嘗為口腹之累飮食之訟鼠之道豈不光明
正大矣乎鼠之食麝鹿而汝不疾鼠〻之食馬牛
而人為之譬焉豈非麝鹿之無恩扵人而馬牛之
有功扵汝乎然而不有其乘服之勞悪致之誠日
充庖廚角觥不遺而乃復侵我之麝鹿使我乏食
扵山缺餉扵野使天而平其政汝在所食乎所捨
乎夫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盗殘生而害物者謂之

賊汝之所以日夜遑遑揚臂努目拏攫而不耻甚
者呼錢為兄求擀殺妻則不可度論於倫常之道
矣乃復攫食於蝗奪衣於蠶掠蜂而剽甘甚者盬
蟻之子以養其祖考其殘忍薄行孰甚於乎汝
談理論性動輒稱天自天所命而視之則鼠與人
乃物之一也自天地生物之仁而論之則鼠與蝗
蠶蠭蟻與人並育而不可相悖也自其善惡而辨
之則公行剽劫於蜂蟻之室者獨不為天地之巨
盜乎肆然攫竊於蝗蜂之資者獨不為仁義之大
賊乎鼠未常食鼩者誠為不忍於其類也然而訐
鼠之食麝鹿不若人之食麝鹿之多也訐鼠之食

馬牛不若人之食馬牛之多也許帝之食人不若人之相食之多也去年關中大旱民之相食者數萬往歲山東大水民之相食者數萬雖然其相食之多又何如春秋之世也春秋之世樹德之兵十七報仇之兵三十流血千里伏屍百萬而帝之家水旱不識故無怨乎天雖德兩忘故無忤於物知命而處順故不惑于巫醫之姦踐形而盡性故不疲乎世俗之利此帝之所以廬聖也竊其一班足以示文於天下也不藉尺寸之兵而獨任爪牙之利所以耀武於天下也彝卣雖尊所以廣孝於天下一日一舉而烏鳶螻蟻共分其餕仁不可勝用

也設人不食癈疾者不食衰服者不食義不可勝用也不仁哉汝之爲食也機穽之不足而爲量也罦也罛也罾也罜也罠也始結網罟者寔然首禍於天下矣有鈹者戣者吳者斨者厹者銶者鍛者鉾者矟者有礮鼓焉群憤華岳火滅陰陽暴於震霆是猶不足以逞其虐焉則乃吮柔毫合膠爲鋒體如囊心長不盈寸淬以烏賊之沫縱橫擊刺曲者如矛銛者如刀銳者如鉤岐者如戟直者如矢彀者如弓此兵一動百鬼夜哭其相食之酷孰甚於汝乎北郭先生離席俯伏逡巡再拜頓首頓首曰傳有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下

土賤臣敢在下風屏息潛聽久無所命誠惶誠恐拜手稽首仰而視之東方明矣虜則已去農夫有朝菑者問先生何早敬於野北郭先生曰吾聞之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燕岩氏曰篇雖無作者姓名而蓋近世華人悲憤之作也世運入於長夜而夷狄之禍甚於猛獸士之無恥者綴拾章句以狐媚當世豈非發塚之儒而射虜之所不食者乎今讀其文言多悖理與胠篋盜跖同旨然天下有志之士豈非一日而忘中国哉今清之御宇纔四世而莫不文武壽考昇平百年四海寧謐此漢唐之所無也觀其全安扶植

之意殆亦上天所置之命吏也昔人嘗疑於諄、
之天而有寘於聖人者聖人丁寧體天之意曰天
不言以行與事示之小子嘗讀之至此其感滋甚
敢問以行與事示之則用夷變夏天下之大辱也
百姓之冤酷如何馨香腥臊各類其德而神之所
饗何臭故自人所處而視之則華夏夷狄誠有分
焉自天所命而視之則殷哻周冕各從時制何必
獨疑於清人之紅帽哉於是天定人衆之說行於
其間而人天相與之理乃反退聽於氣驗之前聖
之言而不符則輒曰天地之氣數如此嗚呼是豈
真氣數然耶噫 明之王澤已渴矣中州之士自

者數百年枝幹不朽相傳枯樹宋家庄城周二里明天啓間宋家所築也所謂外郎乃胥吏之别稱而宋爲此地大姓宗族數百人家富饒當明清之際築私城合宗族爲守備城中建三臺高各十餘丈門上建樓家後建四層高樓最上層坐金佛龕欄遠望眼界極闊清人之入也宋家衆保城天下既定不即出降清人惡之歲罰銀千兩康熙末代輸馬艸千束城中十餘大戶皆宋氏奴婢尚有五百餘人云薊州城邑民物雄富即京東巨鎮也山上有安祿山廟城中有三坐石牌樓一樓以金字題大司成下層列書国子祭酒三代誥贈薊州酒味甲於關東入一酒樓與諸

人暢懷一醉入獨樂寺正殿額曰慈悲寺後建二層樓中立九丈金佛頭上坐數十小金佛樓下有卧佛處以錦衾樓扁曰觀音之閣左方小書曰太白或曰覆衾而卧者非佛也乃李白醉眠之像也有行宮牢鎖不許觀還寓館則門外貫客雲集持馬驢携者册書畫筆玩亦有弄熊諸戲而弄蛇弄雨者已罷去未及觀可歎有賣鸚鵡者日已昏不得詳着共毛色方覔燈之際賣者已去尤為可恨

三十日丙午晴自邦均至别山庄二里曲家庄二里龍灣子四里一柳河二里現曲子二里胡李庄十里白幹店二里段家店二里滹沱河五里三河縣五里

東西棗林五里共四十六里中火自棗林至白浮屠庄六里新店六里皇親店六里要店六里柳河店五里馬已乏六里烟郊堡七里共四十一里是日通行八十四里宿烟郊堡薊州古漁陽北有盤山危峰削立皆上豊下纖類盤狀故名盤山一名五龍山嘗讀袁中郎盤山記多奇勝必欲一登而無伴遊者勢無奈何山雖峭嶢而雄蟠數百里外骨內膚果樹極多皇城日用棗栗柹梨皆出其中行至漁陽橋路左有楊妃廟與峰頭祿山祠相對天下有錢者何限而何乃設此淫褻之祠以祈冥祐耶詩云求福不回此可謂浪費錢矣或曰聖人不黜鄭衛之淫詩以存鑑戒

薊州錦屏山石壁刻揚雄斬淄[illegible]像云白澗店有遊觀秀才相與胡盧曰安祿山儘是名士共詠櫻桃詩曰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摯或請以周摯句易懷王為協韻祿山大怒曰肯使周摯壓我兒耶如此詩人寧可乏祠相與大笑歷入香林寺佛殿題曰香林菴殿上金字題曰香林法界康熙皇帝筆也順治之妹早寡為尼居此菴壽逾九十而歿云菴中所居皆比丘邸也庭中有白幹松二株高數十丈鱗甲蒼白菴東有小浮啚五坐浮啚左右有白幹松三株翠滿一庭濤聲送凉店名白澗似因白幹松而稱焉皇都斷近車馬之聲可謂白日雷

運河道左右皆富貴家墳墓連墻如閭閻墻外引河為
濠門前石橋皆為虹空往〻為石牌樓濠邊蘆荻中
時繫荳殼小艇橋下處〻設魚罾墻內樹木森陰時
露蘆篷或湧出葫蘆頂小憩店中欄外有數十美童
結隊行歌錦袍繡袴玉貌雪膚或鼓檀板或吹笙簧
或彈琵琶聯袂緩唱妍好都冶此等皆皇城丐兒遊
市肆中求媚遠地客商一宵共枕或給數百兩銀子
云道傍連簟蔽陽處〻設戲有演三國誌者有演水
滸傳者有演西廂記者高聲唱詞彈吹並作千百玩
戲之物擺列賣買皆為孩提兒時供玩之資而非但
物料稀奇其製作莫不精巧或觸手破碎而工費不

下毁兩紋銀卓上列毁萬關公像横刀立馬其大纔
毁寸皆紙造而巧妙入神此是小兒戲具而其多如
此則他可推知臨煌駭惑三官並勞舟渡滹沱河入
三河縣城中尋孫蓉洲有義宅蓉洲已於月前往山
西未還宅在城東關廟傍五六間草屋可念其貧寒
無應門之童簾有婦人之聲燕鶯嬌囀聽言其家
夫為人館師迎往山西地獨與一女在家高龕老爺
儼臨敝庄有失迎甫又有喚人之聲余出湛軒書帶
置之簾前而去墻缺處立一女子年可十五六皓面
素項可念孫蓉洲女也三河縣古臨朐
八月初一日丁未朝晴極熱午後乍雨乍止夜大雷

雨自烟郊堡曉發至師姑庄五里鄧家庄三里胡家庄四里習家庄三里路河四里通州二里永通橋八里楊家閘三里管家庄三里共三十五里中火又行至三間房三里定府庄三里大王庄三里太平庄三里紅門三里是里堡三里巴里堡二里新橋六里東岳廟一里朝陽門一里入西館共二十七里是日通行六十二里自鴨綠江至皇城統計三十三站為二千三十里曉發烟郊堡與下鄭諸人先行〻未數里已平明忽聞震雷轟天路河舟中萬砲聲云朝霞潛蕩遥看檣頭簇立如荼柳樹上多掛浮槎艸根一旬前京師大雨潞河漲溢壞民廬舍數萬戶人畜漂溺

不計其數今於馬上以烟竹伸臂仰揣柳上水痕距平地可為數丈至○河邊河廣且清舟楫之盛可敵長城之雄巨舶十萬艘皆垂龍湖北轉運使昨日領到湖北粟三百萬石試登一船略玩其制度船皆長十餘丈以鐵釘裝造船上鋪板建層屋穀物皆直寫于艙艘中屋皆飾以雕欄垂棟文窓繡户制如陸宅下庫上樓牌額柱聯帷帘書畫儼若仙居屋上建雙檣帆則以細藤簟聯幅運船以鉛粉和油厚塗上加黃漆所以點水不滲上雨亦無所憂也船旗大書浙江山東等號沿河百里之間密若竹林南通直沽海自天津衛會于張家灣天下船運之物皆湊集於通州

不見潞河之舟楫則不識帝都之壯也又與三使齊
登一船左右設彩欄屋前設帷帳為簾門左右豎儀
仗旗幟刀鉤戟鋒刃皆木造屋中置一柩前設椅桌
擺列奠具喪人據椅碧紗窓下身披一領綿布衣頭
髮不剃長得數寸如頭陀形不肯與人酬酢前置儀
禮一卷副使前為之揖喪人荅揖稽顙起伏頓首復
坐椅副使要余筆譚余遂書示副使姓名官御喪人
頓首書曰賤姓綦名璟系是湖北人亡父遊宦京師
官居翰林修撰本年七月初九日身故皇上欽賜土
地歸船返櫬故鄉衰麻在身有失主儀副使書問年
甲綦璟不荅副使書問中國皆行三年之制否綦璟

曰聖人緣情制禮不肖者跂而及之副使曰長制皆遵朱子否秦璟曰一遵文公窓外斑竹欄干映紗玲瓏隣船鼓樂喧咽鷗鳥烟雲樓臺之勝透窓映帶沙堤浩渺風帆出沒悠然忘其爲浮家泛宅若寓身闤闠華堂之間而兼有江湖景物之樂副使四身作兩曰可可謂月波亭長人余亦隱笑正使、人忙邀謂有可觀遂與副使同起背後撲地響顧視則副房裨將李瑞龜跌顚視人而笑蓋船上鋪板氷滑不堪着足副使方競、扶擁顧囑未了帶左連右一劉同頗帳裡四人方投紙牌余就視之皆滿書不可知矣或曰此名馬吊也所與處列卓擺罷其尊壺觚錐皆瑰奇

出一門正使與書状據鋪板俯瞰艙艎中此是厨房二個老婦人髻裹白布方鼎熟菜豆芽菁根水芹之屬更浴冷水有一個處女年可二八佳麗無復見客少無羞澁之態窈窕幽閒執事天然而縐縠如霧晧腕若藕似是秦家乂鬟為具朝饍也船左右遍抻蕉葉扇書翰林知州正堂布政使皆亡者履歷也江中處々船遊小艇或張紅繖或設青幔三々五々各踞短脚椅或坐凳子林上擺列書卷畫軸香鼎茶鎗或吹鳳笙龍管或據林作書畫或飲酒賦詩未必盡西人韻士而閒雅有趣矣下船登岸車馬塞路不可行既入東門至西門五里之間獨輪車轂萬塡塞無四

旋處遂下馬入一鋪中其瑰麗繁富已非盛京山海
關之比矣鄭穿杂跕寸、前進市門之扁曰萬艘雲
集大街上建二層高樓題曰殿閣九天城外有三所
倉廠制如城郭上覆尾屋、上建踈窓小閣以戚積
氣墻壁開垂穿傍穴以踈漏氣引河環倉爲濠行至
永通橋一名八里橋也長數百丈廣十餘丈虹空高
十餘丈左右設欄、頭坐獸而狻猊雕刻之工類爲
章細鈿橋下舟楫直達朝陽門外復以小船開閘運
漕以入太倉云自通州至皇城四十里開鋪石爲梁
鐵輪相搏車聲益壮令人心神震蕩不寧沿道左右
盡是墳塋而垣墻相連樹木茂密不見冢形至大王

庄小憩又行路左右三間石牌樓立馬牌樓下觀其
制作乃佟國維塋域也牌樓列刻官誥上層刻應龍
詔勅遂渡橋入其門左右竪八楞華表上置石獅中
庭築路城高一丈路左右有古松數十株築三層石
臺列竪十三穹碑皆勅撰佟氏三世勳代國維一名
隆科多其妻何奢禮氏北墻下有六塋一行入葬不
封莎州上銳下圓以石灰塗滑有黃尾屋數十間丹
青昧黯階級東倒垂簾朽墮滿堂蝙蝠矢寂無一物
亦不見守者類深山廢剎甚可怪也似是勳戚隆赫
之家今焉無子孫而然歟至東岳廟三使改服整班
如入瀋陽時通官烏林哺徐宗顯朴寶秀等已來候

廟中皆蟒袍補褂項掛朝珠乘馬先導至朝陽門其制度一如山海關但目不暇視緇塵漲天車載水桶處處灑道使臣直往禮部呈表咨而去余分路與越明會先詣館所順治初設朝鮮使邸于玉河西畔補玉河館後為鄂羅斯所占鄂羅斯所謂大鼻撻子最凶悍清人不能制遂設會同館于乾魚衚衕都統滿丕之宅也丕之被戮也家人多自裁故館多鬼魅或我國別使與冬行相值則分寓西館年前別使先寓乾魚衚衕錦城尉以冬至使寓於西館去歲乾魚衚衕會同館失火未及改建故今行又為移寓於西館噫古史稱書契以前年代國都不可考然自有書契

以來二十一代三千餘年治天下將以何術也豈非所謂惟精惟一之心法乎故治天下者吾知其有堯舜氏治水吾知其有夏禹氏井田吾知其有周公氏學問吾知其有孔子氏財賦吾知其有管仲氏吾未知歷有幾聖人竭其心思爲幾聖人竭其目力爲幾聖人竭其耳力爲幾聖人草刱之幾聖人潤色之幾聖人修飾之於二十一代三千餘年書契未造之前耶群聖人之所以竭其心思耳目艸刱潤色修飾者將以自利乎抑欲與萬世共享其福耶一有心術不同事業各殊則目之爲愚人而未始不亡國害家也然而其所以竭心思之淫耳目之巧反有過於聖人

則尤為後世之所喜顯斥其身而暗以其功湯怒其人而陰享其利天下之奇技淫巧由是而日滋矣夫瓊其宮而瑤其臺者豈非所謂桀紂乎夫塹山填谷築城萬里者豈非所謂蒙恬乎除天下之直道者豈非所謂始皇乎天下之事非法不立於是立法於徒木棄灰而以一其制度者豈非所謂商鞅乎夫此四五諸公者其力量才智精神氣魄鋪排施設莫不震天動地而未始不欲與群聖人對頭並立乎宇宙之間矣不幸首出於書契既造之後功利之享獨歸後人而身為禍首長蒙愚夫之名豈不哀哉吾又未知二十一代三千餘年之間幾桀紂幾蒙恬幾始皇幾

商鞅效尤於書契既造之後耶書契既造之後如此
則書契未造之前其所損益可知也何以知其然也
昔秦皇帝倣寫六國大治阿房前殿倣寫者興史之
為傳摹也六国之士遊說其君未始不比桀罵紂而
所謂瓊其宮而瑤其臺者適足為章華金臺之副本
則章華金臺未始非阿房之白描耳項羽一炬而燒
之蕩為粉地足為後世土木之鑑而其心以為身既
不居猶恐他人之来占則彭城之都又将一阿房但
未及耳蕭何大治未央宮漢高帝有耳有目而佯[illegible]
若不知及宮既成乃反罵何罵誠是也何不以何徇
諸市朝而一炬以焚燒之由是觀之向之所以倣寫

六國大治阿房前殿者未始不為未央宮起艸耳吾入朝陽門而可以見夫堯舜精一之心如此也夏禹之治水如此也周公之井田如此也孔子之學問如此也管仲之理財如此也桀紂之瓊宮瑤臺不過是法蒙恬之塹山塡谷不過是法始皇之除直道不過是法商鞅之一其制度不過是法何以知其然也聖人嘗同其律度量衡矣圓者欲其中規方者欲其中矩直者欲其從繩則放諸四海而四海準放諸桀紂而桀紂準聖人嘗治懷山襄陵之水矣其畚鍤之多斧鑿之利工倕之巧役夫之衆豈特塹山塡谷築城萬里而止哉聖人嘗盡天下之田而至匀百畝之制

矣其溝澮畝隧之間所謂行車幾乘則其矩方繩正豈特除道千里之直哉聖人嘗答門人以為邦之道矣是特設於其辭而未能躬行之然後世繼天立極之君未必其學問勝於聖人而一朝能舉而行之亦奚特中華之族如此哉夷狄之主函夏者未嘗不襲其道而布之矣衣食足而知禮節則後世之欲富其國而强其兵者寧冒刻薄少恩之名豈適私利於其身哉論其心術於危微之際辨其事業於公私之間則精一之法非彼之謂也然若其功利之享雖其法之出乎夷狄集其衆長莫不以精一為師也故向所謂才智力量震天動地者所以成中國之大而二十

一代三千餘年之間成法遺制可得以考焉其建國之號曰淸其設都之府曰順天在天之文曰箕尾之分在地之志曰禹貢冀州之域高陽氏謂之幽陵陶唐曰幽都虞曰幽州夏殷曰冀州秦爲上谷漁陽漢初爲燕國後分爲涿郡又改爲廣陽晉唐曰范陽遼爲南京後改爲析津府宋改名燕山府金稱燕京尋改號中都元爲大都明初爲北平府 太宗皇帝徙都焉改稱順天府今淸因而都之城之周四十里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城門之正南曰正陽右曰崇文左曰宣武東南曰齊化東北曰朝陽西南曰平澤西北曰西直北東曰德勝北西曰安

定外城之門有七紫禁城之門有三宮城十七里其門有四前殿曰太和一人居焉其姓曰愛新覺羅其種曰女真滿洲部其位則天子也其號則皇帝也其職則代天莅物也其自稱曰朕萬国尊之曰陛下出言曰詔發號曰勅其冠曰紅帽其服曰馬蹄袖其傳世維四其建元曰乾隆記之者誰朝鮮朴趾源也記之時維何乾隆四十五年秋八月初一日也

初二日戊申晴昨夜大雷雨震電未及修理所寓窓紙破落曉又風寒微有外感不能飲食朝日衙門齊會禮部戶部郎中光祿寺官員也米荳五六車猪羊鷄鵝菜蔬充物外庭該部官列椅而坐肅然無敢喧

譯者正使每日館饋鵝一隻鷄三首猪肉五斤魚三
尾牛乳一鏇豆腐三觔白麵二斤黃酒六壼醃菜三
觔茶葉四兩醬瓜四兩鹽二兩清醬六兩甘醬八兩
醋十兩香油一兩花椒一錢燈油三鏇蠟燭三枝奶
酥油三兩細粉一觔半生薑五兩蒜十頭蘋果十五
箇黃梨十五個柿子十五個晒棗一觔葡萄一觔沙
果十五個燒酒一瓶米二升柴三十觔每三日給蒙
古羊一隻副使書狀每日給羊共一隻鵝各一隻鷄
各一隻魚各一尾牛乳共一鏇肉共三觔白麵各二
觔豆腐各二觔醃菜各三觔花椒各一錢茶葉各一
兩鹽一兩清醬各六兩醬各六兩醋各十兩黃酒各

六臺醬瓜各四兩香油各一兩燈油各一鍾米各二
升蘋果共十五個沙果共十五個黃梨共十五個葡
萄共五觔晒棗共五觔果物則每五日一給副使每
日給柴十七觔書狀每日給柴十五觔大通官三員
押物官二十四員每日給鷄一隻肉二觔白麵一觔
酥菜一觔豆腐一觔黃酒二壺花椒五分茶葉五錢
清醬二兩醬四兩香油四錢燈油一鍾鹽一兩米一
升柴一觔得賞從人三十名每日給肉一觔半白麵
半觔醃菜二兩鹽一兩燈油共六鍾黃酒共六壺米
一升柴四觔無賞從人二百二十一名每日給肉半
觔醃菜四兩醋二兩鹽一兩米一升柴四觔

初三日己酉晴日出後始開館門遂與時大張福出館步至瞻雲牌樓下僱一兩太平車駕一驢而行厨房爲給一日之資使時大授錢置車前銀二兩爲錢二千二百葉時大爲車右張福坐車後疾驅至宣武門制如朝陽門左象房右天主堂出門右轉入琉璃厰初街有五柳居三字題此房鈺冊肆也前歲楚宮輩多買此肆津津說五柳居今過此中如逢故人楚官臨別又言若尋唐鶯巷荣鄰字先至先月樓共南轉小衕衕第二門即唐宅云驅車至揚梅書街隅上六一樓逢俞黃圃世琦小話徐文圃璜陳立齋庭刊在座皆佳士約進日會此回車入北条路傍金字先日

樓忽映車前此亦冊肆也遂下車與兩隸步至唐宅
若慣踏者門首有三僕迎謂曰老爺卯刻上衙余問
幾時回家答曰卯去酉還一僕請外館暫坐納汗遂
随入有一踈拙學寃出迎姓周忘其名曩聞舊港有
五子箇丶拱揖兒云今兩小童下炕肅揖不問可知
爲舊港子也余問兩兒年齒長十三次十一余曰長
名張友次名張瑶否兩兒俱對曰是也大人何從知
之余曰童子善讀書名聞海外少焉唐家蒼頭擎蕉
葉鐵盤而出髭鬍來餉熱茶一椀蘋果三個楊梅湯
一碗蒼頭傳唐家太夫人之言曰迭歲朝鮮兩老爺
常丶來遊弊庄今無恙否如有帶來淸心元願得一

二丸余答現今無隨身者後日再來時當持獻也旧
聞唐家老夫人常居東給山房年八十餘筋力尚健
云蒼頭還指曰太夫人今方出立中門看貴國庶者
衣服也余嫌於直望若不見者以紅紙僧頭扇二柄
及各色詩箋紙分給張友張瑞約旬前再來遂辭起
出門回着唐家老母猶立門中兩丫鬟在傍扶持進
見其鶴髮覆頂體幹椎健而尚不廢鉛粉珠翠也兩
隸云俄刻唐家諸左右挾持立之庭中老夫人使之
脫衣欲觀其制樣云小人等惶恐不敢仰視辭以日
熱所着只是單衫云甭則使之背立隅立更令衆僕
披拂襟裾而視之出酒食饋之小人等衣服若是破

落可爲羞耻幾死歸時歷觀四子観

初四日庚戌晴極熱無異三伏駈車出正陽門過琉璃廠閒廠幾閒矣有對者曰共有二十七萬閒盖自正陽橫亘至宣武門有五巷而皆琉璃廠海内外貨寶之所居積也余登一樓凴欄而嘆曰天下得一知已足以不恨噫人情常欲自視而不可得則有時乎爲大癡猖狂乃以非我觀我而我遂與萬物無異其於遊身慨慨乎有餘地矣聖人用是道爲遯世而無悶獨立而弗懼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聃亦云知我者希我其貴矣其不欲使人知我也如此或變其衣服或變其形貌或變其名姓此聖佛

賢豪之所以大玩於世而王天下無與易其樂也當
此之時天下或有一人知我則其迹敗矣然乃若其
情則未嘗不待天下獨有一人知之故堯微服康衢
厥有擊壤擇迹變相厥有阿難太伯文身厥有仲雍
豫讓漆身厥有其友三閭枯槁厥有漁父鴟夷五湖
厥有西子張祿間步蔡邸厥有須賈子房從容圯上
厥有黃石今吾獨立於琉璃厥中而其衣笠天下之
所不識也其鬚眉天下之所初覩也當南之朴天下
之所未聞也吾於是為聖為佛為賢豪其任如箕子
接輿而將誰與論其至樂乎或問孔子過宋所書何
冠余大笑曰并廩抹桑瞻前忽後魚服豹蔚靴綦其

故〻曰子在回安敢死論天下知己者唯顏子已矣

東岳廟記

東岳廟在朝陽門外一里土木之壯麗沿路初見盛京宮殿殆不及此遠甚也對廟門有瓊牌樓以碧色琉璃甎及正綠琉璃甎築成其璀璨照耀反勝扵前所見石制也廟始建于元延祐中皇明正統時益拓之廟中仁聖帝炳靈公司命君四丞相像皆元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劉元所塑元最善摶埴之法天下無雙今清康熙庚辰三月廟災殿廡皆燼廟中諸像盡燬于火獨左右道院不焚康熙特發內帑並令京外大小官員捐助以裕親王監視之閱

盤歲始成帝臨幸雍正及今皇帝又發帑修葺第一殿曰靈昭化育東岳大帝具袞冕侍衛諸神左文右武榻前設盤石金缸貯漆爇四炷罩以鐵網燈前置一丈金爐爇沈香漆燈青熒篆烟繚帬流蘇寶帳金鈴互動殿宇沉、如夢中也第二殿坐三位女像亦垂珠旒左右侍五皆女仙第三殿不識像何神而廊廡列七十二曹三十六獄奇、怪、千態萬狀臺上所設金寶諸器多宋元欵識庭中穹碑百餘筋多趙孟頫所書亦有其弟世延及虞集輩東西第一行碑皆建黃瓦閣上設鼓樓東曰鬱音西曰鯨音